

世婚之

意千重  
著

# 深闺怨女

上

侯门似海，宅斗不休

起点中文网白金作者  
女性频道冠军之作

不嫁，

她就是忤逆长辈有眼不识金龟婿！

嫁了，

她就得『再』去极品婆家斗一生！

到底是嫁，

还是不嫁？



世婚之  
晏千重 著  
JIAN QING WANG

深闺怨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婚之深闺怨女 : 全2册 / 意千重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317-2708-8

I. ①世… II. ①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3291号

## 世婚之深闺怨女 (全二册)

---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意千重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孙东博  
特约编辑 / 唐 婷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40  
字 数 / 640千  
版 次 /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708-8

# 目录

SHI HUN  
SHENGCHUAN  
上

- 第一章 梦回 001
- 第二章 风波 032
- 第三章 锋芒 058
- 第四章 铺垫 118
- 第五章 买卖 184
- 第六章 心动 218
- 第七章 掌局 270
- 第八章 说亲 289

天上飘着细雪，黄洋洋的江水一望无边，她在水中沉浮，奋力挣扎，妄图能抓到点什么，妄图能够再自由自在地呼吸，但得到的不过是冰冷的江水从她的口鼻间漫进她的肺部，犹如万根钢针生生刺进去，刺得她生疼，痛到麻木……林谨容在浮沉间凄凉地笑。

这兴许是命，但她本不该死，荔枝也不该死，如果不是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抛弃了她，如果不是那个人一去不复返，她本不该落到这个地步——为了不受匪兵侮辱而投入江中。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真心实意、掏心掏肺地对他们，到了最后，她却成为被抛弃的那一个？

一个浪花打过来，她眼前一黑，再懒得动一根手指，就这样吧。恍惚中，她似乎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但是她已经懒得睁眼了，会有谁呢？无非是幻觉而已，连他都已经扔下她不管了，还有谁会不在乎她的生死。

林谨容从噩梦中惊醒，冷汗涔涔，汗透衣被。她拼命抓住身下滑凉的丝被，大口大口地喘气，仿佛想把刚才被耽搁了的那些呼吸全都找回来。一连喘了几声，她才意识到自己还在娘家那张小小的雕花填漆床上，她刚才只是在做梦，她还活着。她颓然松了僵硬的手，瘫软在床上，在黑暗里数着自己还很急促的心跳。

……心跳不曾停止，她提醒自己，她还好好地活着，上天垂怜，让她一觉醒来又回到了小时候，一切尚未发生时，她还有机会。

“姑娘又做噩梦了吗？”乳母桂嬷嬷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青夹瓷油灯放在桌上，把半旧的雨过天青纱帐在银钩上挂好，探头去看帐内的林谨容。

半明半暗中，林谨容的眼睛亮亮的，面上犹自带着些惊慌和茫然，额头上的几缕碎发被冷汗浸透，湿湿地贴在光洁的额头上，显得她一张原本就细白的鹅蛋脸更加细白。

桂嬷嬷虽不见她回答，却知道她确实是做了噩梦，不由微微叹了口气，只探手一摸，就熟门熟路地去给她取换洗衣物，又叫外间支棱着耳朵听的丫头荔枝：“荔枝，把炉子上温着的热水取来给姑娘擦身。全都汗湿了呢。”

丫头荔枝便也披了衣服，提了热水进来，利索地在黄铜盆里注满了热水，又取了一块带着芬芳的布巾浸着，上前去帮着桂嬷嬷给林谨容擦洗换衣。

林谨容顺从地坐起身，沉默着由她们给自己脱衣擦洗身子，热热的布巾擦在身上，舒坦过后就是微微的凉爽，她渐渐不抖了，心跳也平缓下来。

桂嬷嬷一边替林谨容擦洗身上的冷汗，一边关怀地问她：“姑娘，刚才梦见什么了？竟吓成这个样子，怪可怜的。”

林谨容抿着淡红的唇，好半天才低声道：“夜里不说梦。”

荔枝和桂嬷嬷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荔枝低头替林谨容把亵衣的带子结好，含笑道：“姑娘，让桂嬷嬷给你说故事吧。”

其实也就是担心林谨容害怕，再做噩梦，让桂嬷嬷陪着她睡觉的意思。只是林谨容自来好面子，林家家规严，早在她四岁开始，乳母就不能陪着她一起睡了，所以才会用这样委婉的话来说。

林谨容抬头看着荔枝，眼神万分复杂。荔枝比她大两岁，沉默稳重，长得白白净净，鼻子更是漂亮极了。从林谨容刚记事开始荔枝就一直陪在她身边，是她的玩伴也是她的丫鬟，后来，所有人都离她而去，只有荔枝陪着她一直到死，如果不是荔枝，她连跳江求死的机会都没有。

荔枝被林谨容直勾勾的眼神看得有些难堪，笑着摸了摸脸颊，将手在林谨容面前晃了晃，道：“四姑娘在看什么？莫非还没睡醒，认不得奴婢啦？”林家的姑娘少爷们是按着族里来排行的，所以林谨容虽是三房的次女，也得顺着次序称四姑娘。

她怎会不认得？她记得牢牢的呢。荔枝，我要好好对你，这辈子，我再也不叫你吃那种苦。林谨容收回目光，唇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来，默不作声地侧身躺下，将散落在枕上的头发理顺了，轻轻道：“祖母寿辰，明日大家都有得忙，马虎不得，你们且去睡吧，给我留一盏灯就好。”

桂嬷嬷再次担忧地和荔枝对视了一眼，轻轻道：“姑娘，你……”自姑娘半个月前生了那场病后，夜里总要做噩梦，大哭大喊的，点了灯才会安静下来。本以为她渐渐好了，就听三太太的意思把灯给灭了，哪承想她立刻又做噩梦了。

林谨容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我不小了，我有数。”

虽则只有十二岁，但的确不是小姑娘了。桂嬷嬷无奈，只得给她留下灯，把帐子放下，和荔枝一道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待到掩好门，桂嬷嬷轻声道：“这样下去可不得了，看姑娘眼下的青影是越来越重了，人也没精神。依我瞧着，怕是那日

被惊吓甚了，须得和三太太说，另想个有用的法子才是。”说着又低声咒骂了几句，“二太太也真是的，大白青天地做那种缺德事，也不知道遮掩着些，生生吓坏了咱们四姑娘。”

林谨容的眼皮轻轻动了动。

桂嬷嬷说的是二房尚未成亲的四少爷——她的四堂兄搞大了二太太身边丫头的肚子，二太太一碗药打掉那胎儿，却不曾收拾干净，刚好被林谨容撞上，从而吓坏了她的事情。前一世的时候，她神思恍惚了将近一个月，家里又请大夫，又请神的才算好了，但这一次，她却不是为了那件事害怕。这种事情，和她后来遇到的那些事情比起来又算得什么！亲眼目睹过匪乱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作命如草芥！

只听荔枝叹息了一声：“太太也难，三爷又不管事。”

林谨容的亲父林三爷不管事，是个散仙，四姑娘被惊吓成这种样子，他也不过是应景来看了两回就算了。三太太陶氏性格刚烈，眼里揉不得沙子，不懂服软低头，夫妻二人就是怨偶，从来在一起就好好说不上十句话，为了这事儿二人又是狠狠干了一大架，半个月了还僵持着没说话。

桂嬷嬷沉重地叹了口气，沉默片刻，却又兴奋地同荔枝道：“听说了吗？姑太太明日也要赶回来的。”她带了些幸灾乐祸的语气，“你说这都过去好几年了，也不晓得她那个过继来的小少爷养熟没有。那孩子过继的时候年纪也太大了些。”

“再大也不过是孩子，这都离开六七年了呢，只要姑太太对他好，人心都是肉长的，怕也是差不多了吧。”荔枝低声回答了一句。

林谨容近乎麻木地小声道：“没有的，陆緘永远都喂不熟。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亲生父母，再没有旁人。”

一想到陆緘，林谨容的心里就不好受，她竭力去想其他事情，不愿再想这个名字和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那时候，她得了那门姻缘时，家里的姐妹们还羡慕得眼睛发亮，她也自以为是好姻缘……锦绣良缘，哧……怎么又想起这个来了？她嗤笑了一声，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如果她没有记错，明天陆緘也是要来的，那是她和他长大后第一次见面。林谨容的心里陡然生出几分戾气来，贝齿咬得嘴唇生疼。

虽然心中事情多，但她到底年纪小，很快就觉着那盏灯越来越昏黄，越来越远，渐渐地，她睡着了。这一次，她睡得安稳无比。

太阳刚露了半个头。一个窈窕的身影提着壶轻轻推开雕花门扇，在窗边铜盆里注满了热水，方走到床前，打起帐子，把微凉的手伸进藕荷色的丝被里去冰还在昏睡中的林谨容。

林谨容一个激灵惊醒过来，眯缝着眼睛警惕地看着面前那张宜喜宜嗔、微微带着些调皮的俏脸，眼里闪过一丝不耐和讥诮，唇角却轻轻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桂圆。”

丫头桂圆是桂嬷嬷的亲生女儿，和林谨容算是同吃桂嬷嬷的奶长大的，又从小

伴在林谨容身边，论起亲厚来，荔枝都要差了一大截。故而，桂圆对林谨容的态度可以说是亲昵到超出了平常主仆的情分，林谨容待她亦是如此，一门心思就想替她谋个好前程。可是，就是这样的桂圆，最后却是那样背主忘恩、贪心不足。

彼时林谨容刚睁眼，看到桂圆时，她以为自己会对着桂圆发作，把桂圆赶出去，但她终究是对着桂圆甜蜜地笑了。现在一切尚未发生，她却得了先机，能辨忠奸，便留着桂圆又如何？她有了防范，谁能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样？不管好人坏人，用在妙处便是一个好。

桂圆又怎知林谨容在瞬间已经转过无数个念头。她只当前面还是那个天真软善的四姑娘，只调皮地一笑，伸手拉林谨容起来：“四姑娘快起来，三太太和二太太都使了嬷嬷过来探望你，三姑娘也才来过。”

“姐姐来过？怎么都没人叫我？”林谨容看了看窗外，发现天色已经不早，早过了她往日起身的时辰，便知是桂嬷嬷和荔枝有意要她多睡一会儿。倘若不是因为今日是祖母的六十寿辰，只怕是会让她睡到自然醒的。

桂圆把一身崭新的银红色短襦长裙给林谨容穿上，一边服侍她洗脸梳头。林谨容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任由桂圆替她收拾打理。她年纪还小，还不到绾发髻的年纪，不过就是将一头乌亮的长发编成辫子，再用七彩的丝带扎成丫髻，再插上几朵珠花便可以了。脂粉什么的，也还不到用的时候，所以这梳妆打扮对于她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再戴一对金丁香吧。”荔枝进来把手里的食盒放好，拉开小小的妆盒，拿出一对金丁香，拉着林谨容温柔地给她戴上，又替她整整腰间的碧玉压裙，眉眼弯弯地笑道，“四姑娘长大了，越来越像太太了。”

谁都知道林家三太太陶氏早年是个远近出名的美人儿，荔枝这一说，虽不曾提了林谨容的容貌半分，却是实实在在的夸赞。

林谨容抬眼看着镜中的自己。肌肤洁白细腻，两眉条纤长，唇瓣娇嫩丰满，目光沉静温婉。她这张脸，说不得有多美，但胜在舒展恬静。人说相由心生，当年姑姑不就是看见自己这张脸，觉着她是个温柔恬静的性子，所以才格外喜欢的吗？既然姑姑喜欢，其他人也一定喜欢。当年她是什么样子的呢？林谨容侧着头想了想，露出一个天真却又微微带点羞怯的笑容来，清晨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光华璀璨。

林谨容的吃相很优美，不紧不慢，却吃个不休。世人以瘦为美，从婢娘们到她的母亲，到家中的姐妹，以及那些小妾通房们都是不敢多吃的，从前她也如此，但现在却不这样想了。她恶作剧地想，瘦美人们在遭逢匪乱，跑一步歇一气的时候，不知有没有后悔平时应该多吃点？反正那时候她是后悔了。

见她又是吃个不休，桂圆朝荔枝使眼色——自那日四姑娘从惊吓中醒过来，一见到饭菜就一副和饭菜有仇的样子，饭量竟比从前好了许多，也不怕吃成个胖子？眼瞅着也是要议亲的人了，竟是半点都不忌讳。

荔枝面上不变，只轻声道：“姑娘少吃些，今日厨房里的菜式多，有您最爱的

乳羊肉。”这会儿吃太多，稍后就吃不下好吃的了。

“把剩下的饭菜分吃了吧，别浪费。”林谨容点点头，认真地把碗里的最后一粒米吃得干干净净。没有挨过饿的人，不知道粮食的珍贵，没有死过的人，不知道生命的可贵。

林谨容站在林家花木繁茂的园子里，极目远眺。八月末的天气，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林家园子的风景一如既往的好，树叶从绿到黄，从黄到红，层层叠叠，极为壮观。

林家虽然在走下坡路，但老太爷早年仕途顺畅时建下的这房子和园子乃是花了血本的，不但林老太爷夫妇和他下面的三对儿子儿媳，就连七八个孙子孙女都有自己的院子，且一块石头，一个池塘，一棵树，一丛竹都花了巧心思，无不恰到好处。只是在此刻的林谨容看来，却颇有几分意兴阑珊之感。

不远处的荷花池边传来一阵嬉笑声，有条公鸭嗓子大声笑道：“五表哥，你家的这块灵璧石是真的？怎么看着不像？待我敲敲。”话音未落，就传来铮的一声响，悠长响亮。

林谨容完全忽略了这声石响，她满耳朵都是那条难听的公鸭嗓。有多少年，她没听见这声音了？她的指尖轻轻颤抖起来。

此刻她的庶长兄林亦之焦虑不安的声音也跟着响起：“陆家表弟，你莫如此，这是家祖父的心头好。”

“林家表哥真小气。”公鸭嗓子嗤笑了一声，道，“咱们平州第一的灵璧石呢，轻轻敲敲，哪里就能敲坏了？看你急得，脸都涨红了。”接下来却是一声水响，“哎呀！”林亦之惊叫出了声，然后一片混乱声响。

桂圆的眼睛眨了眨，欢快地道：“姑娘您听，是陆家五少爷呢，好似咱们五少爷也吃了他的亏呢。”林亦之是三房的庶长子，族中行五，只比林谨容大了一岁，却比她的胞弟慎之大得太多。其母黄姨娘八面玲珑，自幼服侍林谨容的父亲，深得喜爱信任，十几年盛宠不衰，这母子俩就是三太太陶氏心上的一根刺，夫妻二人吵架十次有七次都是为了这对母子。

故而林谨容这边的人看他都是不顺眼的。林谨容自然也不喜欢林亦之，以往林亦之被人调侃欺负的时候，她不说帮着人欺负林亦之，但也绝对是装聋作哑的，所以桂圆才敢如此大胆。

“太太还等着姑娘呢。”荔枝与桂圆不同，她从来都是尽量不掺和这种事情的，此刻也不过是劝着林谨容赶紧走，别管闲事。她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林谨容，不要林谨容陷入麻烦中去，其他人的麻烦，又与她有何关系？

林谨容仿佛根本就不曾听见她们的声音，只转了个身，迈步朝着吵闹处走去。真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给她碰上了！

她记得，那块灵璧石的基座不稳，被淘气的陆纶失手推入池塘中。陆纶是贵

客，林老太爷怎么也不会骂他，所以最后是林亦之倒了霉。

林亦之本就因为害怕而跳入池塘中去推石头受了寒，又被罚跪了两天两夜的祠堂，一下子病倒高烧不退，本就有病的黄姨娘衣不解带地照顾他，却从此撒手人寰。母亲因此被父亲怨恨，父亲报复性地又收了一房美妾，好强的母亲又气又怒，大病了一场，夫妻间本来就不好的感情越来越恶劣，连带着她们姐弟也夹在中间受气为难。

而林亦之的身份地位则从此胜似嫡子，他心中挟怨，真正成了七弟的威胁，若不是走投无路，母亲也不会那般欢天喜地地答应她的那门亲事，她自也不会吃后面那苦头。

当年她起得比今日早，这事她不曾遇到，也无力阻止，但今日她遇到了，怎么也不能坐视不理。她觉着，她这一去，兴许就能改变许多事情。林亦之不会受罚，黄姨娘不会早死，父亲不会再收美妾，母亲不会病倒，林亦之不会憎恨她们，她们用不着过得那么苦，她，兴许也不会再嫁进陆家，嫁给陆絨，最后死于非命。

见林谨容径自走了，荔枝责怪地扫了桂圆一眼，低声道：“多嘴！要是姑娘惹了麻烦，看我不和桂嬷嬷说，打你的腿。”

她说的是和桂嬷嬷说，而不是和三太太说，本是已经打了让手，桂圆却不领情，仍不耐烦地道：“就你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快，姑娘走远了，跟上！”

林谨容走到荷花池边站住了身。

八月底，荷花池中早已看不到什么荷叶荷花，只余一些枯黑了的残叶并漂着些浮萍。而这些浮萍还恰恰被几个半大少年扰得纷乱。那块原本树立在池塘边，林家老太爷最爱的黑色灵璧石倾斜着歪倒在池水里，几个少年正指挥着三四个同样只是半大年纪的小厮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拼了命地推，水被他们搅得浑黄。

林谨容一一打量过去。肤色微黑，两条浓眉像两条虫，穿秋香色袍子的那个小胖子是和她同年的陆家五郎陆纶；瘦高个，斯文白净，穿淡灰色袍子的是吴家的嫡次子吴襄；白白胖胖穿蓝色袍子的那个是陆纶的哥哥陆家三郎陆经；长得清秀漂亮，满脸害怕绝望，眼神四处乱飘，穿淡青色袍子的是她哥林亦之。

自家园子里蹦跶着这几个半大小子，林谨容并不奇怪。平州这块地头上，林、陆、吴三家是望族，都是诗书传家，从来就是联姻的对象，这些人都和林家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小时候就经常出入林家，彼此之间都是极熟识的。虽然这些年大家年岁渐长，已经开始有男女之防，但在大喜的日子里，有林亦之引着，他们偷偷跑到这园子里来撒野也不算得什么，大人们和家仆们都不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四妹妹。”做贼心虚的林亦之第一个发现了林谨容，害怕得差点流下泪来，他几乎是哀求地看着林谨容，“怎么办才好？”他的生母再得林三爷的宠，他也不过是个庶子，在最重伦理尊卑的林老太爷眼里，那就什么都不是！若不是他显摆，偷偷把这几个少爷带到这里来看这石头，又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十三岁的少年脸都吓得白了。

林谨容不说话。她的目光还放在陆纶的身上，又黑又调皮的小胖子把两根无名指伸入口中，两根食指按住眼角，一拉一挤，弄出了个难看的鬼脸。“哇……”他朝她翻着白眼吐舌头，那样子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啪！十四岁的陆经要面子，涨红了脸一巴掌打在弟弟的手上，偷偷看了一眼吴襄，抱歉地看着林谨容笑道：“四妹妹，你莫见怪，四郎就是这个讨厌样儿。”

“你又打我干什么？我要告诉娘。”陆纶大叫，不客气地抽了他哥一巴掌。

“我不见怪。”她怎会见怪陆纶呢，比他对她好的人没有几个了，不是亲兄，胜似亲兄。林谨容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心神，望着少年们绽放出一个浅浅淡淡的笑容，舒舒展展地弯腰福下去：“陆三哥，陆五哥，吴二哥。哥哥。”

陆纶没趣地瞪着她，扯着公鸭嗓子大声道：“听说你病了，还以为你会瘦，怎么倒胖了？你不减肥吗？我家二姐最近天天嚷着自己胖了，饭都不敢吃的。”他身边的吴襄也笑看着林谨容，等林谨容回答。

林谨容不由摸了摸脸颊，养了这半个月，还真的胖了吗？她怎么没发现？不过隔了这么多年又折回来，她原也记不得她之前是胖还是瘦了，一时之间，她竟找不到话可以回答陆纶的。

“总说混话。姐姐妹妹们的事也是你乱说得的？”陆经忙掐了陆纶一把，尴尬地望着林谨容道，“四妹妹，这黑胖子又惹了祸，亦之和他说这块灵璧石是平州第一，他不相信……”说是如此说，他的目光却幸灾乐祸地斜瞟向一旁失魂落魄的林亦之，又看了看那块大半浸入水中的灵璧石，朝林谨容挤了挤眼睛，做了一个“你懂的”表情——林家三房嫡出的子女们不喜欢林亦之的从来就不是秘密。

林谨容看着陆经装作什么都不懂的傻笑，心里却是在冷笑。从前她是被猪油蒙了心，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他是个好人，哪知这个人，竟会为了一己之私亲手毒杀自家亲兄弟。看看他现在这个唯恐天下不乱，却还在她面前扮好人的阴险样，其实他这性格在小时候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她当时怎么就没能看出来呢？

陆纶多了毛，他最恨人家说他是黑胖子，就是他亲哥也不行，他黑了脸冲陆经大声嚷嚷：“白胖子，我怎知那烂石头没放稳？林五郎只告诉我这块石头是平州第一，可没告诉我它少只脚，碰都碰不得，还是我运气好，不然往这边砸下来我就没命了……”他凶横霸道地戳了戳一旁脸色苍白的林亦之，大声道，“是不是这样的？林亦之！说，你是不是故意的？为了报复上次打架没打过我？”

“不是。我也不知道会这样。”林亦之紧张地把手在袍子上擦了又擦，却总也擦不干那源源不绝地冒出来的冷汗，他索性咬着牙挽起袖子准备跳进池塘去帮小厮们推石头。

万恶皆起于这一跳，他果然又要跳了！林谨容忙叫一旁沉默不语的吴襄：“吴二哥，快拉住他。”

吴襄立刻听话地拉住了林亦之，林亦之可怜兮兮地挣扎着：“让我下去，我会被祖父打死的。”

其实他也傻得怪可怜的，也不看看那石头能是他这个小身板能推上来的？林谨容温和地看着林亦之：“多半是石头基座早就不稳了，不关哥哥的事。我们都会替你作证的。是不是，陆五哥？”她斜睨着陆纶。

小胖子哼哧了两声，到底要给林谨容面子，不情不愿地道：“是，是我看着这石头好看，就想摸摸，结果轻轻一摸它就倒了。”他翻了个白眼，“真晦气！”

吴襄看了林谨容一眼，坦然笑道：“是这样的，我们都看见了。”既然林谨容这个最有理由看林亦之倒霉的人都不打算追究，他又何必多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多事的人。

林谨容感激地看着吴襄一笑，吴襄朝她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表示她无须挂在心上。

在场的四个人，已经有三个表了态，林亦之的心里燃起了几分希望，小心翼翼地看着还没表态的陆经。

林谨容看着白胖子陆经，想到他笑眯眯的面孔下掩藏的恶毒狠心，没来由一股厌烦憎恨涌上心头，脸上偏偏笑得更灿烂：“陆三哥？你刚才说……”虽然林亦之的不该当着他们炫耀这石头，但他也不该撺掇着陆纶捉弄林亦之。刚把所有错都推到了陆经身上，接着还连林亦之也不肯放过吗？这是林家，可不是他陆家的后花园！

见几双眼睛同时看着自己，陆经的眼睛一转，微微一笑：“当然是这样的。四妹妹，记得要和大人们说，看看园子里的其他石头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若有，还当早些处理得好，不然伤着人可不好。”

林谨容娇憨地笑：“那是自然。”她朝已经渐渐安下心来的林亦之招了招手，柔声道，“哥哥，我是来找你的，爹爹找你。”赶紧走吧，别再给她们娘几个惹祸了。

林亦之为难地看着那块石头，又看看陆经等人，林谨容叹了口气，前行几步，小声道：“你赶紧去吧，我这就去和太太说，安排人手过来把石头扶起来。”

林亦之感激地朝她挤出一个笑，朝陆经等人拱了拱手，擦着额头上的冷汗自去了。

林谨容方笑眯眯地看着陆经等人道：“适才听说演杂剧的已经来了，哥哥们不如先去瞅瞅，看有什么好看的戏，待会儿也好和我们说呀。我也要去寻我们太太了呢。”

陆纶一脚踩住她的裙子角，朝着她龇牙：“我不去，我和你一起去找小七弟玩儿。”

陆经一个栗暴弹在他黑亮的额头上，骂道：“没规矩！还不松开你的脚！”

“你再打我试试？”陆纶嘭的一拳打在陆经的胸口上，斜眼挑衅地看着林谨容，林谨容却朝他一笑，陆纶没想到她不但发脾气，反而笑了，不由耳根都红了，讪讪地收回了脚，恶声恶气地道，“你是怎么病的？”

她是怎么病的？这个问题林谨容倒不好回答陆纶，说出来就是家丑。陆纶见她

不说话，又伸手去扯她的辫子，却被荔枝不动声色地跨前一步给挡住了。

荔枝比陆纶大，个子已经是大人了，站着就比陆纶高了近半个头，她板着脸往那儿一站，倒颇有几分气势。陆纶自诩少年英雄，自不便和一个丫头动手，却不由得愤愤不平。

“走，我听说这回请的杂剧班里头有个人的功夫可好，我们去看看。四妹妹回见。”吴襄笑着一把抱住陆纶，朝林谨容比了个眼色，拖着陆家兄弟俩去了。

桂圆不解地小声问林谨容：“姑娘，你干吗帮五少爷啊？”多好的机会，正好可以狠狠杀杀黄姨娘母子的威风，让三太太高兴一回，却被林谨容就这样轻轻给放过了。

“他姓林，我也姓林。以后这种话再不要让我听见。”林谨容根本不管桂圆的委屈难堪，只转身顺着来路折回去。前世时，儿时的她最讨厌的就是陆纶这个恶霸，可是这一刻被他欺负着，她却觉得真幸福——因为他还活蹦乱跳着，而不是那具冰冷僵硬、死不瞑目的尸体。自他死后，这世上就少了一个真心疼爱她，帮助她排忧解难的兄长，林谨容弯下腰，提起被陆纶踩脏的裙角，看着看着，眼角浸出一滴泪来。那时他总是帮着她，这回到她来守护他了。

“这陆纶真是可恶，妹妹崭新的裙子被他弄得脏兮兮的，还是吴二哥好，又温和又懂礼貌。”原该早就走了的林亦之突地从一旁的竹林中钻了出来，递了块洁白的帕子给林谨容，“我刚才在溪水里蘸过的，妹妹擦擦。”

虽则投桃报李，本是应当的，但从前她怎么就不知道林亦之也是个懂得这道理的？可见事事无绝对。“谢谢哥哥了，妹妹正需要呢。”林谨容笑看了他一眼，自然而然地接过了那块帕子。

荔枝忙接过湿帕子，蹲下去小心翼翼地给林谨容擦起裙角来，安慰兄妹俩道：“只是踩脏了一小个角，擦擦就看不出来了。”

林亦之不安地绞了绞手指，低声道：“四妹妹……多谢你了。”他们的关系素来冷淡，他原以为林谨容会看着他出丑，看着他倒霉的，谁知她竟会为他解围，还热心地串联了那群高傲的嫡少爷们为他作证。事出反常必有妖，林亦之有些怀疑林谨容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林谨容望着他甜甜一笑：“哥哥，本来就不是你的错，你不过是想替大人分忧，招待好客人们罢了。谁能想到会遇到这种意外？多亏那石头是落入池中，不然伤着了人，那才是不得了，是不是？”她的口气带着几分甜蜜的诱哄，仿佛林亦之不顺着她的话头说，就是不识好歹。

林亦之目光复杂地看着林谨容，喃喃地道：“四妹妹，我……还是你最懂我。”他晓得自己出身不如人，一直就想和吴、陆两家的嫡出子弟们打成一片，好为将来添点助力，奈何他们看他总是带了层什么，他不甘心，就千方百计地想接近他们，所以才会故意夸口这块灵璧石是平州第一，背了大人，绕过看园子的婆子，引他们去看那石头。但这样的心思，他是不会和林谨容说的，既然林谨容递了个光

鲜亮丽的理由给他，他便领了她的情，顺着梯子往下爬就是了。

林谨容朝他点了点头，却又带了几分小大人似的严肃，低声道：“哥哥想帮忙是好事，但以后这样的事情哥哥还是要慎重了，若是被伯母和婶娘她们瞧见，必要挨骂的。”她顿了顿，加重语气道，“哥哥还要爱惜自己的身子，别动不动就往水里跳，要是冻病了怎么好？不过是拖累了身边人。”

若是往日，林亦之自不会把林谨容一个小丫头的話放在眼里心上，今日却有些羞愧，觉得她说得十分在理，这拖累了身边人，不就是拖累了她亲娘吗？三房在家里不得志，大房、二房没事儿总要挤对三房几句，三太太吃了气，还不是要发作在他亲娘身上？就是父亲那里，自己也脱不掉干系。林亦之讷讷地应了，又担忧地道：“太太那里……”

林谨容亲热地笑道：“哥哥还不知道吗？太太就是脾气不大好，可也晓得是非的，你就放心吧。稍后让姨娘过去说一声也就是了。”今日客人多，母亲就算是给黄姨娘脸子看，也不会太过分。

林亦之彻底放了心，讨好地同林谨容道：“四妹妹，我过几日能跟着爹爹出门，我给你带面人儿怎样？又或者，我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我买给你？”

林谨容笑得眉眼弯弯：“好呀，谢谢哥哥。三姐姐和慎之也喜欢呢。”

说起五岁的嫡出幼弟林慎之，那和他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林亦之微微有些别扭，随即装作理所当然的大方样子道：“自然少不了三姐和七弟的。”

林谨容朝他挥手：“那我先去太太屋里了。”她不指望林亦之对她们姐弟有多好，只希望能尽量保持表面上的平和，不给别人以踩自己娘几个的借口。

林亦之又喊住了林谨容：“四妹妹。”他的目光落在林谨容的裙子上，有些踌躇地道，“今日客人多，要不，你重新换条裙子？我看见五妹、六妹和七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林谨容微微一怔，突地笑了：“这样就挺好了。难道哥哥觉得不好？”她的这三个堂妹，年岁都和她差不多，都到了该议亲的时候，似老人寿宴这样的场合，本就是给有心人相看挑选的机会，焉能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特别是有吴襄和陆斌那样的人在，大伯母和二伯母定会十分卖力地下足功夫打扮自家女儿。可是她嘛，恰恰还不想掺和，她只想坐观大房、二房为了那薄情男争个不休。

到底年岁小，三太太又粗心，不会玩心眼，没人教她这个……林亦之不好把话说得太明白，见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也只得由着她去，干笑道：“挺好，挺好。”

林谨容抿唇笑着自去了。做人情，做人情，人情需要做，她前生的失败大概也与她不会做人情、不会装有关吧？那便跟着从头再学。

林亦之目送着林谨容，只觉着她今日身上平白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前她看他他是漠然，今日看他却似是和气得狠。他皱着眉头想了好久也不得要领，便暗想，无论如何总是自己受益，自己年岁渐长，能多个人在太太面前为自己说好话也

是好的，今后多多下点工夫和她交好就是了。

林谨容转过流水小桥，绕过两三座亭台楼阁，方才走到她亲娘林三太太陶氏的院子门口。才要进院门，就听见里头有人在笑，笑声轻松爽朗。

这样的笑声，林家就没一个女人能发得出来！因为被贬斥而一直闷闷不乐的桂圆眨了眨眼，欢快地同荔枝道：“是舅太太！到底还是赶到了！”

荔枝淡淡地看了她一眼，垂下眼没说话。桂圆口里的这位舅太太，正是林谨容的亲舅母，陶氏的长嫂吴氏，也就是吴襄的亲姑母。吴氏性格活泼，出手大方，每次见着外甥们总是要给礼物的，就连着身边的丫头们也有打赏，由不得桂圆不高兴。但这样喜形于色的，也太掉价了些，不知道的，还以为林家有多穷，下人们的眼皮子就浅到了这个地步。荔枝如是想。

林谨容的脸上也是堆满了笑，加快了步伐忙着往里走。她是真心喜欢这位舅母，性子活泼大方不说，难得的心慈明白，自始至终，一直待她们姐弟很好。娘家就是出嫁女子的脊梁骨，在最艰难的那段岁月里，若不是舅舅和舅母撑着，母亲只怕早就倒下了，只可惜舅母身子骨不好，去得太早。隔了一世能再见着舅母，她又如何能不高兴？

林谨容的脚刚踏上如意垛，就见她的胞姐林谨音从帘下快速钻了出来，埋着头不看路地往前冲，姐妹俩差点撞上。

“姐姐这是要去哪里？这么急？”林谨容及时刹住，一把拉住林谨音，望着姐姐软软糯糯地笑。林谨音是许给了舅舅家的大表哥陶凤棠的，这样子分明是刚才被舅母兼未来的婆婆给捉弄了，羞了要跑。

十六岁的林谨音满脸羞红，并不敢和妹妹对视，只轻轻替妹妹理了理头上的七彩丝带，摸了摸她的脸蛋，亲昵地道：“好些了吗？早上我去瞧你，你还没起身。”得益于陶氏的美貌，林谨音不但长得面如桃花，声音也很好听，又脆又甜，直如珠落玉盘。

“好多啦，早上我吃了一碗粥，四个水晶包呢。”林谨容主动和姐姐报告自己吃了多少，甜滋滋地享受着姐姐的温柔和关怀。她仰脸盯着林谨音素白美丽的脸看，只觉怎么也看不够。前世不觉得，重新活过之后，她才发现这些来自亲人的关爱和温柔是多么的珍贵难得。

“是吗？真好。”林谨音忘了自己的羞涩，拉了妹妹的手，慢声细气地道，“要听桂嬷嬷的话，要是晚上还害怕，就搬到我那里去住些日子吧。”她是知道妹妹为什么被吓坏了的，但那种事情，她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实是不好说，只能有些笨拙地安慰妹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忘了吧。母亲说了，过几日带我们去莲花寺上香，请了空大师给你念念经就好了。”

林谨容的眼神闪了闪，抿了唇娇憨地一笑：“不啦，这些天已经不做噩梦了，昨夜大概是手放在胸前压着了。”她又怎敢和林谨音住在一起？要是她梦中说漏了

口，被林谨音听去了怎么办？明明已经死了的，却又莫名回到了小时候，这样诡异的事情叫她怎么解释？有谁会信？怕是个个都要以为她果然魔怔了，要被淋狗血的。噩梦嘛，现在真成了噩梦……时间长了总会好的。若是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那桩婚事，她就能睡得更安稳踏实了。

林谨音爱怜地摸摸妹妹的头：“乖孩子。”

她明明比林谨容大不了几岁，偏生用这样老气横秋的口吻，仆妇和丫头们都微微发笑，林谨容却丝毫没觉得不耐烦，反而眼眶微微发热。

“囡囡来啦？”陶氏的声音带着些金属般的铿锵硬朗在屋里不急不缓地响起，听得出她的心情很好。

“我先去祖母那里。”林谨音到底不好意思再折进去，便朝林谨容微微摆了摆手，笑着去了。

林谨容应声进了屋，含着笑先给坐在左边炕上的吴氏行礼问好：“舅妈万福。”她瞄了吴氏一眼，吴氏打扮得很光鲜，宝蓝印金小袖对襟旋袄配郁金香裙，头上戴了个时髦贵重的白角冠儿，只是皮肤黄，眼珠子也有点发黄。林谨容不由无声地叹了口气，舅母就是被这个病给害死的。

吴氏却已经笑着把林谨容拉了起来，左右端详了一回，叹道：“半年没见，又长高了一大截。可比我那三丫头懂事多了，你是怎么养的？”这后半句是问一旁的陶氏。

家里有喜事，陶氏也是盛装，长至膝盖的银蓝色小袖对襟旋袄，檀色的百褶裙，梳着大盘髻，插着金钗，三十五岁的人了，眼波还如秋水一般潋滟动人，她娇嗔道：“嫂嫂又来笑话我。”说着便轻轻皱起好看的眉头，愤愤不平道，“你是晓得的，我家那个是个什么德行！我的囡囡给吓成这个样子，他竟就这样算了！还不许我讨回公道！孩子们要再不懂事可怎么好呢？不是被人给害了也白白吃亏？”这一张口，就有滔滔不绝之势，竟似想把积年来的委屈全数倒给吴氏听。

陶家富裕，陶氏做姑娘的时候是独女，又漂亮又有才名，什么针黹女红，琴棋书画都拿得起放得下，万千宠爱在一身，嫂嫂大度得体还善良，所以她日子过得很舒爽，可恰恰因为这样，家里人反而忽略了打磨她的性子，生生养成了一个不肯俯身的爆发脾气。就是嫁了人多年，屡遭打击，这爆发脾气是收敛了许多，本性却是丝毫没改，怨愤与喜欢都无比直接，不懂得讨好卖乖，不懂得低头，在喜欢信任的人面前更是没有家丑不可外扬、要掩盖半分的意思。也不怕当着娘家人说这个话，传到夫家人耳朵里去，给自家惹麻烦。

两家人即便再亲，但林谨音将来是要嫁到陶家去的，这种丑事给未来婆婆听多了也不好。林谨容又好面子又怕隔墙有耳，忙笑嘻嘻地抱了陶氏的胳膊，打断她的话：“娘啊，今早二伯母去看我了，送了我一对玉压裙压惊。”

陶氏扬了扬眉，轻蔑地道：“她送的东西，会有什么好货色？”这罗氏，仗着是老太太的外甥女，笑人穷恨人富，最是小气狠毒不过的一个人。不过恰巧给她说

中了，果真只是一对成色普通至极的青玉压裙而已。

吴氏扫了一眼周围屏声静气，眼观鼻鼻观心的丫头婆子们，举起帕子盖着嘴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姑子和她的感情好，爱把难处和痛苦说给她听是好事，但传出去总对大家都不好。娘家人再好，也管不得这些夫妻妯娌间的琐事。坏事说多了，再好的夫家都会不舒坦，更何况这林家的水本来就不浅。

陶氏不是傻，只是脾气就在那里，一来气就控制不住。她缓缓，轻声同吴氏道：“没事儿，都是信得过的。”又摸摸林谨容乌黑软亮的头发，轻轻叹了口气，亲昵地在幼女的额头上响亮地亲了一口，“我的乖囡因病这一场倒似长大了。人家都说小孩子病一回总要懂事一点，倒是真的。”

林谨容再次彻底当回小女孩儿，颇有些不自在，起身靠着陶氏坐了，笑问吴氏：“大表哥和三表姐呢？”

吴氏道：“你大表哥年纪大了，不好在内宅出入，在外头和你父亲说话呢，你三表姐染了风寒，我没让她来。”明年陶凤棠就要和林谨音成亲，自然要避着点的好。

“太太，七少爷用好早饭了。”陶氏最信任的大丫头春芽牵着才五岁，长得灵动可爱的林慎之走了进来，笑着推林慎之，“去给舅太太行礼呀。”

林慎之可爱地一笑，像模像样地给吴氏行礼问好。“真是玉娃娃，聪明又伶俐。”吴氏喜得夸赞着，弯腰轻轻抱了抱他就松了手——她自己是有病的人，自觉得很。

林慎之得了夸赞，高兴得眉飞色舞，挤入陶氏怀里讨糕点吃。陶氏忧愁地看着天真不知事，只知道吃和玩的独子叹气：“看看他还这么小，什么都不懂，那个却是一转眼就要娶亲的人了，花样儿多着呢。”她下意识地把手护在小腹上，这又怪得谁？公婆不是没给自己机会，奈何自家肚子不争气，进门多年来就一直只有林谨音姐妹俩，虽则终于有了七郎这根独苗，到底独木难成林。不过这回肚子里这个要也是个儿子，那就好了。

庶子年长，嫡子年幼，又生就这样的脾气性格，不得公婆丈夫喜欢，和妯娌也处不来，这日子，过得的确艰难。吴氏半晌无言，只得安慰陶氏道：“七郎才五岁就这么聪明伶俐，将来不会差到哪里去，该是他的，谁也夺不去。再说了，他还有两个姐姐帮衬着呢。”还有一句当着小孩子不好说出来，那黄姨娘再受宠，也不过就是个贱妾，怎么也不可能越过陶氏去。要不然，这么多年了，陶氏再不喜欢，这个三房主母的位子不是照旧坐得稳稳的？在三房来说，终究是实权派，无非就是心里憋气而已。

说起两个乖巧漂亮的女儿，陶氏心里舒坦了许多，刚露出一丝笑容，却又突然想起什么来，非常不快地问林谨容：“刚才你从哪里来？”

林谨容心里打了个突，必是有人把刚才园子里的事情报给陶氏知晓了。她不是怕陶氏，而是怕陶氏的火暴性子一旦发作起来不好收拾，平白给人看了笑话，且今天这事儿，她已经做了开头，已是打定主意必然要做到底的！